

推荐媒体推荐人  
 收获天涯打工文学叶开 季少君  
 大家钟山 长城 贾梦玮 水榕  
 芙蓉山花 青年文学 刘建东 翁登幸  
 红豆 布老虎青春文学 袁湘愚 邱华栋  
 中国校园文学 何锐  
 佛山文艺 散文选刊 杨伦理  
 散文·海外版 徐东 宋春华  
 王剑冰 沙言  
 甘以望 郭玉洁  
 生活星期9 刘三田 范少卿  
 中央电视台 新京报 艾国永 张佳玮  
 天涯社区 新浪网 朴素 黄兴 李森 孙鹏  
 和讯网 红袖添香网 静鱼 无明  
 腾讯网 千龙网 吕晶 杨勇  
 中文主义网 邓若虚

# 韩寒领军

2007—2008

小说读这一本就够了

唐朝晖/主编



最初的最初，像极了心口的朋道伤疤，年华渐渐抚平伤口，而它一直存在。最后的最后，在她体内懵懂地积蓄起一座堤坝，在他缺席的年华，抵抗忧伤。

云南文艺出版社



唐朝晖 主编

最青春小说家

韩 寒 张悦然 颜 歌 小 饭 朱 婧 春 树  
张佳玮 熊焱江 黑天才 笛 安 夜 X 徐则臣  
旋 覆 崔 柏 郑小驴 滕 洋 水 格 马 牛

最青春点评人

唐朝晖 林苑中 沙 言 张佳玮 静电鱼  
朴 素 赵天一 吕 晶 王爱品 李兰玉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青春小说 / 唐朝晖主编.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623-957-5

I.最… II.唐…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646 号

主 编	唐朝晖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艾美工作室
责任编辑	李 辉
特约编辑	艾美工作室
美术编辑	李定斌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顾 清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ycbs.cn
承印单位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17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57-5
定 价	25.00 元

# 目 录

张悦然 ..... 陶之殒 / 1

选自《霓路》，2007年6月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缓缓地走向他，因为他那件纯色的衬衫上有六枚奇特的纽扣。纽扣是陶制的，泥土的原色，上面刻着不同的图案；寂寥的月亮抑或忧伤的眸子，每一颗都有一种辽远和空旷的美丽。

---

熊森江 ..... 七岁入学 / 4

选自《天涯》，2007年3期

那时，他也还记得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孩，常常瞧着父亲的背影暗暗地说：他撒了谎，从今往后，我可不再什么事情都相信他。

---

黑天才 ..... 不过是 open / 8

选自《大家》，2007年3期

我假装醒来，和她打招呼。她的声音好听极了。她比我小一点，看上去刚刚开始长大，却能给我强大的力量。我语言华丽，语调忧伤，手势激昂。其实我只想说我的爱。

---

笛 安 ..... 莉莉 / 41

选自《钟山》，2007年1期

阿朗温柔地看着她，说：“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莉莉，我在你的眼睛里看见了渴望。”

他的呼吸吹到了莉莉的脸上，让莉莉莫名其妙地有些慌乱。

---



徐则臣 ..... 把脸拉下 / 74

选自《十月》，2007年3期

他说得很真诚，一点儿无赖相都没有。我决定不理他，拎着提袋就走。他竟然捂着后脑勺跟住我了，一手拎着他的假古董。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

旋覆 ..... 老杂技演员妻子的葬礼 / 99

选自《长城》，2007年3期

魏婆在回去的路上，反复地想那次自己蒙上红布，烧了好几炷香还没被菩萨领走，禁不住悲从中来。

文 / 奈特鲁尼克 翻译 / 夜 X ..... 旅人 / 111

选自《萌芽》，2007年5月

她看出了我来自城市，旅人想，感到那些目光又增加了，但这让他更添一份得意：你们镇最漂亮的姑娘正在和我交谈，因为我和你们不同。

文 / 奈特鲁尼克 翻译 / 夜 X ..... 英年早逝的 D.J / 115

选自《萌芽》，2007年7月

奈氏不知道 D.J 居然一语成谶。

朱婧 ..... 银子一样的弟弟 / 122

选自《布老虎青春文学》，2007年2期

我看永安，泪水湿润在眼眶里头看他，他却好似银子，透明，纯洁，高贵，轻盈。和永安最快意的时候，却常常是我最伤感的时候。我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吧，飞蛾扑火，最美是燃身一瞬。

崔柏 ..... 尘世飞行 / 129

选自《山花》，2007年9期

他贴着墙壁走，注意数自己的脚步声，可当他停下来，另一个有节奏的脚步声还余音袅袅。它虽然也停下来，可是在墙壁上划下了沙沙的衣服或硬物的声响。

张佳玮 ..... 赫拉克勒斯 / 144

选自清韵书院,2007年3月19日

酿酒人低头看了看没至脚踝的泥土,然后望了望手持铁锨的人们。他用手抹去溅到脸上的灰泥,纯洁得像一头无辜死去的羊。如果死者竖起耳朵,应当可以听见雨点一样的打击声。

---

郑小驴 ..... 回家欢歌 / 159

选自《佛山文艺》,2007年5期

整个讲述的过程,我都没有抬头,我不敢去望那张苍白而扭曲的脸,地上一群蚂蚁正在搬家,它们浩浩荡荡,举家重迁,不知道去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

---

小 饭 ..... 婴 / 174

选自《广州文艺》,2007年1月

他那天晚上开始写那个小说的时候自己都犹豫不决。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写自己的命运,他的小说将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预言,一个可怕的预言。

---

韩 寒 ..... 去孔雀镇 / 186

选自《光荣日》,2007年7月

大麦有很多兄弟,大家看着一样的书和电影。兄弟和朋友有什么区别?《兄弟连》为什么不叫《朋友连》,因为兄弟就是送死的,朋友更多是送你死。

---

颜 歌 ..... 在幼儿园 / 199

选自《四川文学》,2007年6期

她的蝴蝶结太漂亮了,袁青山知道自己的父亲绝不会给她买那样的蝴蝶结。

---

滕 洋 ..... 兄弟黑三 / 207

选自《布老虎青春文学》,2007年1期

他看见我也没有特别吃惊,就是腼腆地笑笑,跟我说了声谢谢,我走过



去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他咳嗽了一声。我不知怎么着的就被飞来的沙子弄湿了眼睛，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我会这么在意这个兄弟。

水 格 ..... 独自取暖 / 215

选自《青年文学》，2007年6期

多年以后，她老去。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自己，决绝清冽，想说一句道歉的话，却说不出口。

春 树 ..... 多云有雨 / 231

选自《红孩子》，2007年1月

每次在楼道里遇见他，他都冷冷地看着我，有时候还一边和身边的女生嬉笑打闹一边看着我下楼，很明显他是故意给我看的。

马 牛 ..... 马戏团来了 / 243

选自《青年文学》，2007年5期

团长说你很诚实，很好。

侄子说我在牢里就想看马戏。看不上，就闭上眼睛用想，等于是每天都用脑子看一场。

□张悦然

## 陶之陨

题记：一件陶就是一个生命。当你在窑前等待你亲手制作的陶出炉时，就像在等待一个属于你的婴儿出世。它是崭新的。

是梵小高对我讲了上面的话。他是我心中的忍者、超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是个艺术家，我在陶吧玩泥巴时认识了他。他在那里以教客人做陶为工作，样子酷得无法无天。

他做陶时总是冷着脸，而且从来不低头，昂着他那颗一看就高贵的头颅，用纤细的手指和泥巴有节奏地纠缠。他做得毫无激情，三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只没有特征没有个性的陶制罐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缓缓地走向他，因为他那件纯色的衬衫上有六枚奇特的纽扣。纽扣是陶制的，泥土的原色，上面刻着不同的图案；寂寥的月亮抑或忧伤的眸子，每一颗都有一种辽远和空旷的美丽。当我获知那是他自己的杰作时，我就赖定他做朋友了。

我们是很好的玩伴，我们一样喜欢这家无休止地放黑人音乐、有咖啡机和制陶的拉胚机共同旋转的陶吧，我们一样喜欢蓝山咖啡和绿薄荷甜酒，我们一样喜欢黑夜和猫咪，我们一样喜欢地铁和霓虹灯，我们一样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和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样喜欢泥土和陶。

可是不久之后我必须跟这位少年艺术家告别了。他的骄傲和欲望不停地蔓延，终于烧烫了他原本平和的心。于是他，十九岁却已从纯情校园里抽身离开的他，要去那个有地铁、有夜的内容、有名为“巴黎春天”的百货公司的城市寻梦了。而我，必须留在这个不太先进的城市继续着伟大而不朽的功课。

这是一个温度偏低的冬日午后。陶吧。我坐在高速飞转的拉胚机前，正视着可爱的朋友梵小高。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我想他选择我





为他送行的原因是我一直像个信徒一样崇拜他。他或者只是想在告别这座城市时要一点煽情的依恋。他在不停地安慰伤心的我。他说会在“巴黎春天”买那只昂贵的据说鼻子是真皮的小熊给我，他说会接我去玩儿……我麻木不仁地摇头，有点矫情地说：最后一次，再为我做一只陶罢。我感到我的内心很荒唐地触动了两个凹凸不平的字：爱情。一瞬间我愕然。就像一只猫在快乐地吃着鱼，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像猫享用鱼一样快乐。但是这只乐极生悲的猫一不小心哽到了那枚名叫“爱情”的刺。

很严肃的问题是这枚纯属意外的爱情之刺把这只年幼的猫弄痛了。

我看了一下窗外，提醒自己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我一遍遍强调给自己，梵小高不过是我身旁一颗飞逝的流星，但我还是无法否认这颗流星剧烈的光亮已经灼伤了我。

整个下午，我们合作完成了一只非常个性的陶。它纯圆，胖得发喘，只有一个指甲那么大的心形瓶口。我要求它有单薄的罐壁，因为那样在敲击时可能会有令人悸动的声音。我就是在让那机器那陶转得疯狂的时刻，悄然落了一滴泪。它滴在罐子中，逝去无声。梵小高拉起发愣的我，停下机器，他无比温柔地说：傻姑娘，陶壁再薄，烧的时候就要爆了。

我定定地看着那只罐子，怯怯地问：“给我一枚你的陶制扣子好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枚梦寐以求的刻有一段沧桑的鱼骨的扣子。我擎它在掌心，这就是弄痛了那只小猫的鱼刺吗？我喃喃地问自己。

扣子被我小心地嵌在罐子上，那只罐子立刻像戴上了高贵的勋章，显得趾高气扬。这是我们合作的陶，它将拥有我们共同造就的生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用它来凭吊过往，我可以聆听敲击它的天籁之音，触摸它泥土的身躯，让这个我爱的偶像可以及时从往事里跳出来，一如从前与我对看眉眼。这只陶里盛着我们的爱情，那无色透明的芳香气体。知道我为什么尽力将瓶口做得那么小吗？我怕这些气体飘摇着就逃逸出去了。

这就是所有我可以为我十七岁的情感所做的。

从陶做好到可烧制，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这期间一个淡玫瑰色的黄昏，梵小高离开了。我安静地坐在窗前，在蓝山咖啡氤氲的香气中，在幻听的火车鸣笛声中，一遍遍默默同这个蹩脚的少年艺术家说着再见。

我在我们的陶宝贝烧制的时间，安静地等在窑旁。梵小高已安排好，这一炉

只烧我们那一只陶，让它有一个隆重的诞生。我在漫长的等待中想象着这个圣洁的宝贝，它古铜色的皮肤，它滚圆的肚子，它身上沾染着他的气息。

然而一切在一声巨响中终止。爆炸声——来自孕育我们的宝贝的炉中。这一声是我们的宝贝在这世间唯一的声响。它爆了，碎了，破裂了，夭折了。

这场单薄的爱情注定如此脆弱。

我无法遏制地号啕大哭。因为我们的爱情爆炸了，支离破碎了。我奔向炉边，在那堆残骸中寻找，摸索。

那枚扣子。

残缺。

我再次凝望上面短短的、断裂的鱼骨。我惊讶地发现，它竟像极了一道心口的伤疤。

选自《霓路》，2007年6月

张悦然，1982年生，青春文学领军作家。代表作：《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

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但在“做陶”这一事物的映照下，却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美丽。尽管美丽短暂，“它爆了，碎了，破裂了，夭折了。这场单薄的爱情注定如此脆弱”。我们却在张悦然柔美的文字里捕捉到人心那份脆弱的情感，被写得丝丝入扣，仿佛世纪末的一种难言的华丽。“它竟像极了一道心口的伤疤”，时间可以治愈创伤，但记忆永远存在。陶之陨，一份刻骨铭心的“爱之殇”。



□熊淼江

## 七岁入学

他们经过一块大石壁，石壁上晒着别人家的蔬菜。他们穿过红薯地进入树林，听见鸟雀在啄楝树的果实，小路边落着金黄的松针。柏友尽量避开草叶，免得露水沾湿了白球鞋。他不让父亲帮他背书包，也不让牵着走。做父亲的提一只盖着荷叶的小竹篮，他是个面色酱黑、大手大脚的农民，小竹篮晃动在他身体一侧显得很轻巧。他一径吧着纸烟，这时传来公路上汽车的声响。柏友回过头来问：“爸，要是上课的时候，我要去撒尿，老师肯吗？”“嗯，你最好别这样。”于是，柏友就靠在路边的樟树后面“哗啦啦”撒了尿。

父子俩从公路爬上那段斜坡时，学校的孩子们正在做课间游戏。同村的孩子看见柏友背着书包来了，好奇地跟在柏友和父亲后边，接着，另一些不认识的孩子也跟上。长长的走廊。校长办公室在顶头。

校长是个穿裙子的中年妇女，她的上嘴唇长了一粒痣。柏友听大点的伙伴说过她上课的声音很小、骂人的声音很大。这当儿她正用一支红笔划作业本。她抬起头来。

“做什么做什么呢？门都快被你们挤落了！”

“老师，他要读书。”有个胖孩子抢嘴说。

女校长这才看见柏友的父亲。

“丁校长，我们家柏友，呵呵，他闹了半个月硬要来读一年级，这不……”

“哦。满七岁了吗？”

“是这样的，丁校长，只差三个月就……”

“不行！没满七岁不行！”好像为了配合自己的声调，女校长把几叠作业本“啪啪”码到一起，并将它们在桌上用力垛齐。柏友给父亲牵着来到她的桌子旁边。

“校长，您多费费心，我们做家长的，这是……”

父亲一双手将盖着荷叶的篮子放到校长的办公桌上。荷叶边缘，有些鸡蛋探出头来。

“你别这样，我也不喜欢吃鸡蛋。”女校长双手往后捋一下短头发，“再说，他没满七岁，跟不上班，我们教起来也累。”

“跟得上，跟得上的，”父亲连忙点头，“是他自己一心闹着要读书的。柏友，背诗给老师听。”

父亲拍拍柏友的后脑勺，像拍一条小牛的屁股让它快跑。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还有呢？”父亲催促他。

柏友感到两行鼻涕爬出鼻子，爬到自己的嘴唇上，他缩了一下。

“床前明月光——呼——疑是地上霜——呼——”

看见柏友背诵诗歌时认真的脸上两行鼻涕溜进溜出，那个旁观的胖孩子先哈哈笑了，在他的带领下，门口一帮高高低低的孩子都放肆地笑起来，笑声各式各样。

“别背了，没用。”女校长对着柏友挥挥手背，像赶一只苍蝇，“我就要去上课。”说着，她提一提裙子站起身来。

柏友正想停下来擦擦鼻涕，但父亲还是拍他的后脑勺。父亲的手和他的笑脸一样，很粗糙。

“春眠不觉晓——呼呼——处处闻啼鸟——呼呼——”

孩子们的哈哈笑声更响亮更有节奏了。女校长绕过父子俩走到门口。“走！都给我走，上课了！”孩子们一哄而散。女校长的皮鞋声也紧随着一下一下在走廊上去远、变轻，终于消失。

父亲没微笑了，他搓一搓自己的手。“我们回去吧。”父亲说。柏友看着桌上绿色的荷叶与竹篮，他还以为父亲会将它们带走呢，但他没有。

一路上柏友都不答理父亲，他慢吞吞落在后边。他知道自己读不成一年级了。他看着脚上那双浆洗得干净硬朗的白球鞋，心想一回家母亲就会要他脱下来，不过这会儿他对自己说我才不在乎呢。父亲回转头等他，他装作没看见。经过那片红薯地，父亲弯下腰将那些伸到路上的苗藤理开。“都拦住路了，这些人家种的什么苗藤哪！”做父亲的自言自语了好几句。

柏友的母亲对父子俩的归来显得失望。她正提一桶水朝厨房走。柏友撅着



嘴，一溜风从她前面跑进屋去。

在自己的房间里，柏友把书包拉开倒提在手里，抖一抖，文具盒、蜡笔、几本彩色的旧书和练习簿都散到床上，他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靠窗的木箱子里，新书包也塞了进去。接着，他坐到床沿，左脚右脚相互踢掉白球鞋。他伏在床上，他还在生气，同时听见厨房里母亲在询问父亲。

“你没跟校长多讲几句好话？仔细扯起来，她还算我娘家的亲戚呢。你就应当多赔赔笑脸，你总是金口难开！又不是人家求你……”

“你怎么知道我没讲？”父亲的声调里有一股旱烟味。

“鸡蛋她也收下了，那她如何说？”

“她如何说？她又不能把上头的规定改了。她倒是答应看看，看看有没有空缺的学生名额……”

柏友还差三个月就进七岁，老实说，一个六岁的孩子记得的事情可不那么多，但是，父亲刚才的这句回答却像个什么笨重的东西撞了他一下。整整一天他都有点迟钝，闷闷不乐。晚上，父亲照例进来瞧他盖好被子没有，父亲以为他还在生气哪，他用手胳膊一下柏友的肋骨，于是柏友笑了。等父亲放心地走开，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山风从高坡上吹来猫头鹰的叫声，柏友还在想：喜欢默默干活而不善言语的父亲，却当着母亲的面，将别人对他的羞辱说成一个体面的答复，为什么？

第二天，第三天……柏友一直在这个问题中打转。当父亲扶着牛犁耕田，母亲用砍刀削去田埂边的蒿草，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去田沟里挖鳝鱼，而是瞧着他们。柏友记起母亲曾告诉过别人，她之所以嫁给父亲是因为他总在农忙时节主动帮外公外婆家干活，他说话又是一副踏实、“很叫人落靠”的样子。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她就不会嫁给父亲了，那么，也就不会有柏友了。而如果没有柏友，父亲的儿子会是另外一个小孩，或许他也叫这个名字。接着，柏友想象自己是另外一个柏友，他站在稻田边，他看到周围的草木、山峦，跟自己现在看到的是那样大不相同。他记得有一回戴过外婆的老花眼镜，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等了一年，柏友也和同村的孩子蹦蹦跳跳走在去小学的路上，在学校圆形的操场上与每一个同学追逐、喊叫，他甚至还喜欢上了听那个女校长给他们朗读课文讲故事，但他总会在某个瞬间晃一下神，记起他六岁时那件莫名其妙的事。的确有些莫名其妙。你知道，要弄清这件事可还真要点阅历。一直到许多年后，柏友从一个拥挤嘈杂的城市归来，看见做父亲的仍然弓着背在菜园里锄地，他才真正

理解个中缘由。那时，他也还记得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孩，常常瞧着父亲的背影暗暗地说：他撒了谎，从今往后，我可不再什么事情都相信他。

选自《天涯》，2007年3期

熊森江，湖南岳阳人。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编辑。现就读于北师大文学院。

近年，我始终在以关注的方式阅读着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当连续读到一个作家的几篇好作品时，我总是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那批作家。那也是个缤纷的文学年代，虽然那时候的有些作家让今天的我们有些失望，但毕竟，他（她）们曾经也是那样的无畏地探索了文学的多种可能。今天，这批年轻的作家比那个时候的他（她）们要更年轻，但由于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的不同，造成了这代人的写作和为人处世与上辈人的不一样。我喜欢这代人直接的处世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熊森江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者。他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现为北师大研究生。

把熊森江的《七岁入学》（《天涯》2007年3期）挑选出来是有意为之的。颜歌写的是幼稚园的一个女孩，而熊森江写的是一个希望上学的六岁男孩。

也许与湖南的文学传统有关，熊森江继承了沈从文的诸多文学风格。

熊森江语言干净、朴素、实在。他在作品中写道：“他不让父亲帮他背书包，也不让牵着走。”一切在近于乡村口语中发展。

在作品中，父亲和六岁的孩子的关系是并进的，他们走在去报名读书的路上，因为没有达到七岁的上学年龄，女校长不同意，父亲要孩子不断地背诵唐诗，证明孩子已经长大。校长最终没答应孩子上学的请求。作家还写了一些六岁孩子对一些偶然性问题和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

全文对话简单，文字准确、精练，画面感特别强，唯一遗憾的是，小说最后一段显得多余。作者试图想在最后把几个问题全部表达出来：爸爸对妈妈随意的一个谎言；一年之后，七岁终于上学等。这一段叙写的角度和气氛也与前面完全不一样。因这一小段，使整个作品过满，意味被干扰。



□黑天才

## 不过是open

怎样让我在每次起程前都安静一些。像知更鸟受到猎枪和剪翅的威胁却仍在黑暗中啼唱和打盹。我围着家里的每件家什打转，寻找我可能遗漏在家的行李。翻开可能夹带在书本中的小纸片，我用它们随时记录日常。猜忌的、暴躁的、懒惰的都在其中。它们在这时候都从纸上一跃而起和我合体，像摸到了扑克牌中最小的那几张。除了等待和慢慢从贫瘠的口袋中摸出洗碎的纸屑打磨时间，我仔细聆听每个可以发出声音的物品的叫嚣。它们声音很大。是那个老式闹钟，一刻不停地快速地转动，一刻不停地原地转圈，很难让人想起它在提示不可复返的向前。想到音乐声，注意听屋外施工队的地钻，它变得渺小，无论是忧伤的吉他还是情绪高涨的小提琴反复撕扯。是那个电冰箱电频的变动在房间、我耳内和每件家具上长时间共振。

我忍耐了这么久。以前学习跳舞、唱歌，在黑暗里手舞足蹈也是常有的，我还学习文字和游戏。但谁也不能告诉我，发声就是为了闭嘴；也没有谁敢和我说，走路就是为了坐在窗前，看一团团水和空气弃我而去。

会有很多人来看我，问我的近况，爱情，收入也在他们的询问之中。我必须像个老谋深算的企业家一样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彬彬有礼。假如是很好的朋友，我就勾肩搭背与其混作一团。总之要和所有的人都一样。我的鞋跟因为摩擦露出小洞混进去一颗小石头，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这不能和任何人说。其他的就更不用提。我陪着他们玩乐，在什么场合就做什么事，偶尔刺探一下他们的内心以得知对方的心在何处。这问话要准确有力，他的从容就马上被击溃，虽不至哭泣崩溃，从一丝表情的转变我也有所收获。要是谁来这样问我，我就引用诗人的一句话：血待在身体里，多好。直到他们认为我毫无问题。例外的是，我也可能狡猾地露出让人得知的慌张和愤怒，更加完美。

可怕的是在这个容器里，很可能这些我耗去的精力和花招，都毫无作用。因为我冷静地做了这些，很可能，仍是个无人得知的秘密。

在阳台上，我幻想自己成了富足的人，穿着朴实但昂贵的衣服，开着车去某公司或某个住宅区找一个当初对我不屑一顾的女孩。我低调平静，我带着对一切无所顾忌的从容和潇洒。我和一颗已经胜利的心。

女孩没有改变容貌、身材，她穿着我所能记住的，她最美的样子。在我幻想出来的地方，讶异地看着我，接着被我打动了，我们手牵着手……场景几乎是固定的，不是公司不是住宅区，是一个水泥糊成的操场，两扇高高的铁栅栏。她必须在那儿工作或玩耍，也可以是无所事事的发呆。

水泥操场在工厂还未破产的那些年，夜里灯火通明，工会的人在这儿组织乐队，吹喇叭的叫马号。人们跳舞跳到很晚，小孩有苹果吃。同样是在这个水泥操场，小朋友们还组织过智力比赛，比如如何不用手将放在桌布中间的苹果拿到手。我参加过一次运动操比赛，幼儿园阿姨把小朋友的嘴涂得通红，我为了不把口红吞到嘴里，只好撅着嘴做完操。工厂垮台后这儿建成了巨大的桌球室，我们叼着烟在里面打桌球，工会乐队的那些人，喊他们“老板”。水泥操场还是那个操场，四周有楼梯一样的看台，两个篮筐生锈、篮板腐朽的篮球架，在一角还有被雨水冲刷得一点颜色都不剩的往年显贵时的彩带飘扬。等到工厂的四面高墙被推土机启开，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是外地工人在此搭建的窝棚。一个男人，正在窝棚门前刷牙，停止手里的动作。他不知道自己的窝即将拆迁，同样从其他窝棚里钻出的其他人都很惊讶。他们默默慌乱地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在推土机的映衬下他们显得渺小、不自然、呆傻。很快推土机把这一片窝棚全部铲平。

这些人成群结队地离开水泥操场，他们流连忘返，回头张望，带着笨重而多的行李。唯一可惜的是他们过于沉默，我的任何刺探性的询问都收不到效果。

好在地面是不可被摧毁的，移走的是地面的一切，继而产生新的。新的人，新的物。建造和摧毁，谁更具有魅力，究竟是欢呼还是轰鸣崩塌在这次瓦解始末占据主角的位置。担当这个角色又很快会被新的戏剧上演所淹没。难道一切真的要在倒塌后才能重新建立吗？我望着我建造起来的家，这个即将被我放弃的，熟悉温暖的床，的家，的坐姿，的性爱方式，螺丝松动的可爱马桶盖，都是狗屎。

手淫则能达到更放松的状态，忏悔的虚脱，懊恼手掌在器具上抽动的动作，





肮脏和优美，体操运动员绷直身体，轻松地翻转，跳跃，翻滚，从高高的地方跳起来，在空中，在高空中飘呀，飘呀，舒展身体，稳稳地坠落和面露微笑伸出双臂的答谢。然后一个女人在台下尖叫：“看哪，这人刚刚是在钢丝上啊。”

又能在钢丝上待多长时间，几乎没有明亮的眼睛看得见那细如发丝的金属，牵动在人身体各个重要环节的那许多根更加稠密细微。明亮的眼睛看到平衡和前进，明亮的眼睛都在我的侧面，也就是我的左边或右边。那个下午，从阳光里走进来的那个下午，从阳光里走进房间内构成的那个下午，是许多下午随意一个。它不干脆，不利落，拖泥带水，是酒鬼和自家大门间遥不可及的距离。我盘算着出发的时间，途中需要的一切，从而摆脱这种午后静谧的使人饥饿的房间。

直到她回头看见我，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家烹煮食物。望着这些采摘后洗涤、晒干、润湿的食品投入锅中加热，经高温、调味、颠簸、反复、沸腾后获得的新食物——精华被这口锅吸收。

这精华所残剩的垃圾，仅供我们的生活得以维持原有形态不致被毁灭。

那口锅，等火焰消失，温度被风一丝丝抽走，它显得无动于衷，器皿丝毫没有改变形状，不弯曲不变形，不渗出水分。我贴近它，贴近它的表面，贴近器皿余温中散发出金属的气息彰显它即将到来的冰冷和平静。器皿的颜色也没有发生改变。或是颜色的改变来得过于缓慢过于从容，以至于每次注意观察，它都是呈这种坚固的色泽。

也许，就因为它的坚固，才显得一成不变。这承载物中有善良的空气，四季，白昼和盲者，偶尔出现偏差的风向会使行走稍微有点彷徨。有许多路，其中有一些是暂时重叠在一起的，在前方它们分道扬镳；有些则一辈子都重合，但它们仍是两条路，仍会令人彷徨。

花草呢？花草。有几次出去散步，在某个偏远的村子，看见花草生长且对一切无动于衷。花草对于我，也无动于衷。这里面有些秘密无从得知，花草的困惑是我不解的，于是同样无从知晓它是否坚固。它的生长和枯萎对于这大的器皿，同样没有起任何变化。

也许，因为长期烹煮食物，承载物的结构、情感以及身体的力量都已彼此混淆。谁能保证它没有一颗最浪漫的心？

在那个村子，我很难把自己当一株草混在其中，经常的。可能一样需要吸收